

□小小说

阳春面

○ 杨新宇

东方越来越红了，荻塘塘面闪着金光，一条水泥船正不紧不慢地摇向南浔。从枯村到南浔有十八里水路，在这一段既没有湾也没有漾，水泥船行驶平稳。掌舵摇船的姓朱，拉橹绳缠的姓杨，他们搭伴到南浔卖小猪。这是他们两家春荒时的一笔大收入。

那些小猪啰又一次“咻咻、哼哼”地闹腾时，老朱说：“我家那只小猪啰昨天吵着也要来，说要吃阳春面”，他对老杨说：“我跟他说，水泥船没有篷，早晨冷，在船上会冻死的。被我一吓，倒也不闹了。”老朱嘿嘿地笑出了声。老朱生了个小朱，昵爱地称他小猪啰。老杨说：“塘面上潮气重，小孩子冻不起。”说着就松开橹绳绳，跳到船舱里，拿了些稻草撒在小猪啰身上。

约摸有一个时辰，船靠上了猪市码头。老杨嗖地跳上岸，麻利地系上揽绳。

这时，船头上的铁圆盖唧唧唧地被掀到一边。老杨大叫起来：“有鬼！”老朱循声看去，只见一个小脑袋伸了上来。妈呀，原来是小猪啰躲在船头里，躺赢了。

“小猪啰，你不要命了，没有闷死。”老朱三脚二跳跃过船舱抱起了儿子，看他还真没有被闷死，就大声地说：“阳春面就那么好吃？小命都不要了？”小朱为了吃阳春面，想着既不受冻又不让大人发现，就趁大人忙着去猪棚扛猪笼时，早早偷偷地躲进了船头里。他没想到船头舱里是个闷罐子，虽然不冷，却透不气来，好在他机灵，将舱里的稻草打了个结，塞在盖板下支开了一条小缝。

老杨说：“小猪啰啊小猪啰，卖了小猪，叔带你去吃阳春面。”小朱大吐一口气，此时，他完全抛开了既挨骂又吃不成阳春面的担忧，欢快地说：“好。”

两窝小猪很快卖完了，连老朱家那只瘦长毛的小猪也找到了买家。他们仨高兴地跨上了通津桥。

通津桥边有个大庆楼，大庆楼西面有扇腰门，开在通津桥的北坡上。为什么叫腰门呢，老南浔人说它就像开在山腰上一样。老朱和老杨带着小朱，就跨进了那扇腰门。

那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葱香得刺鼻子，猪油香得清嗓子，汤鲜得眯眼睛，面条吸溜溜滑入肠胃像雨丝掉入禾苗。小猪啰很久很久以后还在说：“好吃呀，好吃得浑身松软。”

老朱和老杨要了碗白开水，吃了自带的饭团，他们心疼那一角二分钱呢。

这碗阳春面就像春天的禾苗那样，长在小朱的心田里了。

光阴荏苒，小朱大学毕业后去大城市工作，有一年回老家，他想着去南浔大庆楼吃阳春面。其时老牌子的大庆楼，因为赶不上市场竞争的脚步，已经关门了。他就到边上的小面馆点阳春面。小老板朝他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像盯着个异物：“阳春面！叫得好听，就是光面！没有，没有。”开店总要挣钱，卖阳春面不赚钱，早不卖了。小朱却不气馁，往后每到一家面馆，总先看招牌。招牌是从低价写到高价，因此只要一抬头，第一碗不是青菜肉丝，就是香干肉丝，那就没有阳春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发现招牌的写法悄然变了，从高价写到低价，第一碗不是羊肉面就是虾仁鳝丝双交面，要看有没有阳春面，得看到最后。于是，他再去面店，就从下往上看，由低处慢慢往上仰视，最终也只好摇摇头。

又是许多年过去了，小朱变成了满头银发的老朱，他有大把的时间回老家清闲地转悠了。枯村再没有人叫他小猪啰，他为了吃阳春面，闷在水泥船头里的往事，也很少有人讲起了，只有两个人除外，那就是摇水泥船的那两个人，一个父亲朱老，一个大叔杨老啦。那两老与他闲聊说，托福托福，长寿得都走不动了，也想吃阳春面，那些花花绿绿油腻多脂的东西都不想吃了。

老朱说：“债总是要还的，我请你两老去吃阳春面。”老父亲和杨老都说不行，哪还有什么阳春面。老朱也不跟他们多说，就把两老请进了车里。沿着荻塘边的公路，十几分钟就到了南浔通津桥边的停车场。

他领着两老来到已经修旧复兴的大庆楼，围坐在八仙桌旁，扫码下单。不一会儿，跑堂的端来了热气腾腾的清汤光面。

“现在叫葱油小面，尝尝，可香呢。”老朱满脸兴奋，他吃着有点从前的味。通津桥及桥下的古荻塘正焕发着青春，是南浔古镇的重要景点，荻塘水不舍昼夜地向东流去。

两老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你这只小猪啰，老了还捉迷藏。面底下藏个荷包蛋。”这荷包蛋就像阳春面生的果。老朱小孩似的得意地笑着，他心田里那阳春面的禾苗，终于结出果子了。

年 味

○ 王德强

说一下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一种年味。

年关将近，外婆早早地安排我们做好过年的准备。腌咸菜，杀鸡、杀鸭。鸡鸭都是自家养的，平时不舍得吃，留着过年。最少不了的，就是要准备一个猪头。那时，买肉要凭票，一年下来，没有多余的票买过年的肉。于是买猪头是老百姓过年的首选，因为买猪头不需要购肉票。

我记得，过去接近年关，都是天寒地冻的。小河结冰，冰上可以走人，小孩在冰上玩耍，别有一番趣味。买猪头就是与严寒抗争的过程。天还没暗下来，肉墩头（卖肉店）门口就热闹非凡了。孩子们把破篮子排在店门口，里面放着砖头或毛石头，防止被风刮走。然后互相打闹、玩耍。夜深人静了，有些小孩被家里其他兄弟姐妹替换了，留下来的小孩，还是静静地守着自家的破篮子。后半夜，天极冷，大片鹅毛白雪飘落下来。孩子们缩着脖子，卷着袖笼，躲在廊檐下，不停地跺着脚，那脚趾真的是钻心地疼。

许多年前，准确地说我儿时少年时代，居住在江南小巷的大宅院里，屋是典型粉墙黛瓦的江南民居。而对于雪的认识，其实都来源于飞雪飘落屋上青瓦的欣喜。不知道每年农历大雪节气和下雪有什么内在的逻辑关系，但记忆很顽固留存着那些印象，每年大雪节气的大多数年份，江南总会有场雪不期而至。

说实在的，如果单纯的一场雪，是不足以引起我这个貌似矫情伪诗人深刻回忆的。无非是在脑海里残存着，小时候有雪的日子里，和巷子里小朋友堆雪菩萨、打雪仗的游戏。而之所以一场雪让人印象深刻，它必然和一定的场景所关联。

在江南之地，大雪节气的习俗，就是家家户户忙着腌制“咸肉”与“咸菜”。腌肉时将盐八角、桂皮、花椒、白糖等入锅炒熟，抹在猪肉上放入缸内，半月后取出，晒干后即可时常切割食用。

小时候没这么多肉可腌制，大多数时是以腌制咸菜为主。在那个年代大雪节气左右，当教师的父亲定会去河埠

暖 阳

○ 紫 箫

冬日正午，难得暖阳正好。

阳光穿透云层，从长的健壮的蒙古栎稠密的叶缝中伸进手来，那一片片巴掌大，土黄色的叶子仿佛受到上天的吉祥暗示，高兴地哗啦啦抖动着激动的身躯。那时，我正从它们树下经过。

小区一年四季都在我脚步的丈量中，春的葳蕤，夏的旖旎，秋的富庶，冬的清凉。完整地走一次，三百六十天白驹过隙。

叽叽喳喳的声音就在耳边，热闹极了。一大群麻雀落在距我十米的前方小径，它们欢快雀跃，我轻轻往前走，想拍下一张欢快的众雀觅食图，不料它们不怕我也不理我，稍近些，便不约而同一齐飞起，择高枝睥睨于我，刹时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我又步到树下，静静立着，想听听它们说什么。虽然我没有指环王的戒指，能借助其听懂禽兽语言，但有时越

难熬的寒夜终于过去了，天蒙蒙亮，孩子们就拿着破篮子排起了长队。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么长的队伍，没有多少人能买到猪头，因为猪头是有限的，但大家还是坚持排着队，毕竟，“猪头就是年味！”

记忆中，我们每年都很幸运，都买了到猪头，因为我们在上一天的中午，肉墩头还没打烊的时候，就在店门口边上排上了破篮子，牢牢地守在那里。

猪头买回来，首先也是我们小孩的事。几个小孩围着猪头，拿着镊子拔毛。拔毛不是一件省心的事，猪头上的毛又粗又硬。猪头毛拔得差不多了，当然上面还留着许多断毛。大人说这些毛吃下去没关系的，来年杨梅上市时，多吞几棵杨梅核，猪毛就会被带出体外。

一切准备就绪，大人把对半劈开的猪头放在尺八大铁锅里开始烧煮。那时城镇居民大都用煤炉，火势慢，因此烧猪头的时间很漫长。从上午到下午，直到煮猪头的铁锅冒出阵阵白水汽，香味飘满屋子并透出门外，猪头才熟烂于锅。

雪落青瓦上

○ 邵国阳

头，从农船上购来百来斤的大白菜，然后拿个大缸腌菜，而我常在父亲的“逼迫”下，光着脚在大缸里一层菜洒一层盐地踩大白菜。还有个说法：说是脚丫子越臭，晒洒出来的咸菜越香。在这一层一层放进大缸里的菜中，间杂着一种菜，记得很清楚，它有个很诗意的很应景的名字，叫“雪里红。”每年当我的光脚丫，亲密地接触到这“雪里红”时，总不免会浮想联翩。

有一年也是大雪节气将近，父亲又把小巷里疯玩的我捡回了青瓦下的厢房踩腌咸菜。当我的脚刚站进冰冷的大缸，就见大门廊前屋下，飘落起了片片雪花。我立马跳出了大缸，光着脚丫奔出了屋。这时候，眼光仰望一片片的雪，委婉地从天空飘曳而落，轻声覆盖了屋顶鱼鳞般排列的青瓦上，而屋檐上的瓦楞草，在洁白的雪中，顽强地伸展出鲜明的那一抹绿。跟随而出的父亲，这时会书生气地来上一句：瑞雪兆丰年啊！

此时，雪落无声，纷纷扬扬地落在屋顶上。不消多少辰光，眼光仰望所及之处，白皑皑的雪已覆盖了半个屋顶。

暖 阳

○ 紫 箫

接近它们，越想成为它们中一只，这也不难理解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劳伦兹为什么能放下人的尊严，与动物打成一片，以至因其行为怪诞被不明原委的人视作“疯子”。忽然觉的这些科学家的可爱了，“养一只小动物吧，哪怕一只小麻雀”。这样想的时候，觉的法布尔也是幸福之极的，他的《昆虫记》里有多少我们闻所未闻的奇妙之感。由此，想到东山魁夷，看一处景，一站就是一天。在他眼里花常开景常在，两相邂逅总能动人情怀。

没有一只小麻雀愿意让我拍，只好放弃。不急于回家了，虽然正午紫外线强，但静谧的小区几乎看不到人，倒是我一个人的庄园了。

随手拍几张，忽然见自己的影子仿佛剪纸贴在地上，兴趣来了，不停变换姿势想拍出最佳剪影。

我的脚步不停变换，忽然我在镜头

拆猪头骨简直是提前过节。一看到大人准备拆猪头，我们小孩包括要好的邻居小伙伴便围过来，我们的年味从这时开始了。大人手脚麻利地捞起猪头，放入大瓦盆里，趁热拆卸骨头。这时，我们的小手会高高举起，等待大人的分配。先是每人会得到一小块掉落下来的零星小肉，小伙伴们会津津有味地品尝这一年才能吃到一回的美味。然后大人就开始分配拆下来的骨头，大一点的小孩得到大骨头，小一点的孩子，得到的当然是小骨头，但留在小骨头上的肉似乎多一点。我们各自拿着猪骨，仔细地扒拉里面的肉粒，细细地咀嚼年味。最后男孩们把吃得干干净净、舔得发白的骨头拿在手上，学着猪叫，互相追逐……真是一片热闹祥和！

第二天就是年三十，在盼望已久的年夜饭上，中间放着一盘热气腾腾的猪头肉，一盘冻得结结实实的猪头糕，还有一大盆冒着白气的大白菜烧粉丝猪头汤，当然还有几个其它菜。连天的炮竹响过后，年夜饭开始啦……

岁寒清供

（国画）
林道人

原先本就显得有些古板严肃的乌黑青瓦，这时在雪中一点一点地隐身，而更加缄默无语了。

应该说，屋上青瓦本来是有着属于它自己的声音的。无论夏季江南梅雨落在瓦上，制造出的叮咚作响的音乐，还是在平时捡拾从屋上掉落陈旧的残瓦上，“当当”地敲击出那种厚重的声响，犹使人意味深长。然而，一场雪改变了惯有的形态。我少年时代栖身的江南宅院，天井中小巷里皆是白茫茫的一片。尤其是屋上青瓦已然不见踪影的事实，使人怀疑，它已进入冬时雪中的睡眠。也许，在更多的时候，也可以设想，雪覆青瓦时，实际上让它在这个时刻，静静地沉入了对这座古老宅前世过往的冥想里。

时光荏苒中，年少的雪已成记忆。这些年在山里工作。山里纷纷扬的大雪却仍然给我一种感动。下雪时分，信步踏雪而至山顶，从高处远眺山下村落，白雪落上青瓦粉墙的村舍，几缕炊烟袅袅……

因此来说，雪落青瓦上那种温婉之美的回味与感悟，于我而言是始终如一的。

中发现，我不停地往东边移，西边的阴影越来越浓，湮没了我的影子。刚才我还站在小径中央呢，怎么一会儿工夫我就靠边了？

茫茫然抬起头，看看刺眼的阳光。我从来没有如此深切感到时光迅忽，从来没有。……再拿起相机，已找不到自己影子，高楼黑重的影子笼罩下来，那速度，真像一个人举头望月又低下。

人生，原来这么快地走呀！宇宙有我们无法想象的神秘。生命，翻江倒海，这一条小船，谁不是摇摇晃晃、匆匆忙忙？

小区冬日不寒，阳光明媚。很多树还绿得很有精神。

从一条小径到另一条小径。无论哪条路，都能回家。

有很多感慨，想说给家里的人。比如一只小麻雀，一帧自拍里的影子……

诗八首

○ 俞力佳

村 落

去野地采桔子
村道边的小葱被郑重对待
它外面的小暖棚不是多余的
是爱这个世界的方式
我曾希望你被尊重
对你讲话慢一些
这世上大大小小的
过路人脸上的划痕
乡式的宠爱
水通往空气
也是深呼吸的方向
我记住野桔子的清香
有别于经验的
一湾宝溪
从村西到村东
带我经过这个地方

催眠曲

摇啊摇 摇到苏州去
吴语的使命
预支给人生以安慰
古老的临睡童谣

湖州府和苏州府
隔一湾湖水
母亲的心脏到手臂的角度
免于凶险和惊怕的角度

隔开世上的忧愁
小孩分不清哪里是大人
哪里是太湖
哪里是风险 哪里是心跳

小 小

青蛙 鸟 蚊虫
热烈将工尺谱译成它们的语言
我喜欢这样的作者

在夜色的夹层里倾听它们误解
是理解的一部份
形成虚妄的美

听 见

桂花落地的声音分层
古 香 古 巷 具备说服力
它们途经某省 某州
低声细语
讲叙花开花落的道理
以及幻想和意外
被时间的筛子打理
成为细小积花 白发
暮色苍茫我路经某境
它们的精神城堡和几何学
偶然落花飘过
带旧铜铎匙咋咋转动

邻 居

医院旁是学校操场

两处建筑物阴影互相重叠
一所学校 与一所医院
试图了解

年轻人比阳光更早到达
容易使伤口愈合

看 见

——与友同车过妙西关山

过峡谷
地名后山林汹涌
视线所及这辆车
孤独 被山谷拥抱
竹子将经历说出来
或一言不发
有时候跟神仙一样
内心有力量的人也会这样
这是我喜爱竹林的原因
当竹林扑面而来
此刻如果哭 整座山脉都哭
你若是旁观者
试试吃一颗糖
咬碎它 听到不同意和抵抗
在车里凝视同肩宽的风景
慢慢打开和收好

霜 降

霜降日 带短促兵器声
闻者内心的掂量
如何与冬天相处
不慌张 乃至相爱
如何抵御寒冷和度过长夜
此时木芙蓉开在侧门
这倒灌的春色
手持琼浆的女人
将我们浇灌
当它具备倒影
就是 一个爱着另一个

下 午

冬阳衬出你侧脸的绒毛
这成年人少有的未被殃及
我几乎质问：能保持多久
瓷器碰撞到鹿
历来的破坏和伤害
它的凝视戒备而无力
逃避到对岸
跳下吧 或者十二下
这种猜测充满不可能
我的不安全感无以言表
话糙里某煤矿 某对石狮
某些小小的愚笨
将我的言辞压住



岁寒清供

（国画）
林道人

